2291.7
1737
v.5

乙巳消長錄

四

乙巳消長錄卷之四

原編四

起

宣祖朝元年戊辰至三年庚午上

乙巳消長錄卷之四

原編四

宣祖朝

宣祖昭敬正倫立極盛德洪烈至誠大義格天熙運顯文毅武聖睿達孝大王諱昭初諱鈞德興大院君第三子妣河東府大夫人鄭氏嘉靖三十一年壬子明宗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己丑誕降于仁達坊私第德興大院君第初封河城君隆慶元年丁卯七月三日丙辰以明宗遺命卽位于景福宮之勤政殿萬曆十八年庚寅上尊號正倫立極盛德

洪烈三十二年甲辰加上尊號至誠大義格天熙運三十六年戊申二月朔日戊午昇遐于皇華坊離宮處運宮在位四十一年春秋五十七 皇朝賜謚昭敬謚法不傳 肅宗二年丙辰定 世室 正宗六年壬寅編上寶鑑十卷有十四男十一女 穆陵在楊州健元陵第二岡壬坐丙向戊申六月初葬健元陵西岡 仁祖八年庚午十一月二十一日移葬于此有表石

妃章聖徽烈貞憲懿仁王后朴氏籍羅州 領敦寧府事潘城府院君贈領議政應順女嘉靖三十四年乙卯明宗十年四月十五日巳卯誕降隆慶

三年己巳冊封王妃行嘉禮萬曆十八年庚寅上
尊號章聖二十八年庚子（宣祖三十三年）六月二十七日
戊戌昇遐于皇華坊離宮（慶運宮）春秋四十六　宣
祖三十七年甲辰追上尊號徽烈無嗣　穆陵（在大王陵左岡壬坐丙向庚子十二月二十二日葵初號裕陵）
繼妃昭聖貞懿明烈光淑莊定仁穆王后金氏（籍延安）
領敦寧府事延興府院君贈領議政懿愍公悌男
女萬曆十二年甲申（宣祖十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丙戌
誕降于盤松坊私第壬寅冊封王妃行嘉禮于大
平館　宣祖三十七年甲辰上尊號昭聖光海庚

戊加上尊號貞懿 仁祖二年甲子加上尊號明

烈崇禎五年壬申仁祖十年六月二十八日甲午昇遐

于仁慶宮之欽明殿春秋四十九誕一男一女

穆陵在大王陵左同甲坐庚向壬申十月六日葬初號惠陵

乙巳消長録卷之四

原編四

宣祖朝

元年戊辰奇大升於晝講啓曰人主欲興治化不但先修一身當急聚集人材比之作室當先備材木也二十年来士禍慘酷先輩凋零後生不務為學宜修明學校之政培養人材若有能知國家治亂生民休戚者輩出則國家舊弊可革未遑之事可以修舉矣

中廟末年人材衆多而不幸士林遭禍存者無多二十年在謫中而有不廢學問者雖蒙恩立朝年已

若又循次遷敘則恐不及大用亦非用賢之道也

經筵日記 壽大升啓言學行出衆之人
曾被竄謫年今已老當汲汲收用云云 表著之人不
次登用為當此指白仁傑盧守愼柳希春金鸞祥而
言也大臣亦以為言於是皆蒙拔擢仁傑已陞堂上
守愼拜直提學希春拜應教鸞祥拜執義未幾皆陞
堂上 國朝寶鑑石潭日記合錄

二月日有青赤暈白氣如虹貫輪 大妃還政于
上謂侍臣曰女主為政雖使庶事咸熙而大本不正
他無足觀況未必盡善乎日窺之作良由未亡人聽
政也卽命撤簾前此白仁傑入侍因說古事微及還

政之意　大妃已納其訛矣　朝野僉載

二月二十四日傳旨古云獄多寃枉白虹貫日近日雖無獄事在前寃枉之人尚未昭雪則無以回天心慰物情是置金礎鄭郁朴光佑鄭希登郭珣李霖鄭源羅淑羅湜李若海李中悅成子澤李若氷乙良籍沒還給為乎矣已酉被罪人原注忠州人或因雜言辭連或以香徒回文枉被重罪物情寃欝為卧乎今此慈殿掇簾歸政之時遵　先王察寃之遺意特降懿旨亟霈洪恩一雪諸枉教是卧乎等乙用良乙已已酉兩年罪人妻子為奴及緣坐被謫人等乙並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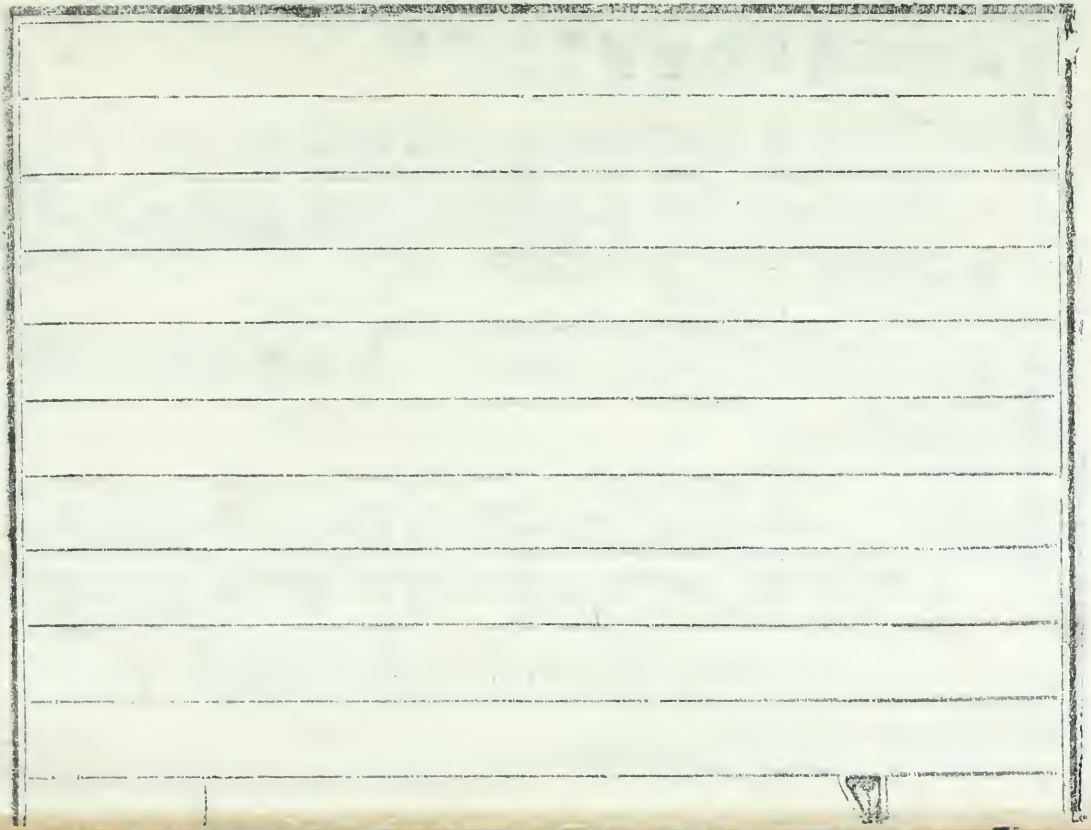
放送事下義禁府 有叢日記

二十六日政院啓曰籍沒還給之類有遺漏之人敢啓 上答曰書啓並皆還給可也尹興仁尹興義柳光績柳希閔諶詗詡李鶴齡李允郁掌苑署奴成蕃籍沒還給 上令

時因李浚慶之言乙巳人復官爵放緣坐還籍沒獨尹柳未伸雪 燃藜述

五月盧守愼為副提學金鸞祥為直提學閔起文為典翰柳希春為應教李湜為應教東壁皆以乙巳土禍流落生還之人也 幽憤録

以李珥為弘文館校理栗谷年譜



己巳春正月以白仁傑為大司憲仁傑既起　上思其風節屢下旨召之仁傑固辭以疾至是特命進秩為憲長仁傑三辭　上手札荅之曰君子揚于王庭致君堯舜立準則於後世可也而枯於一言遽引而去豈為士之道哉卿忠誠可以貫日月節義可以凌冰霜不待人言而知之矣宜速赴朝勿辭仁傑乃拜命

國朝寶鑑

二月判中樞府事李混請於文昭殿正太祖東向及昭穆之位不從經筵日記

八月　仁宗明宗兩廟同祔于文昭殿　詳見文昭殿議

盧守愼居喪疾劇　上遣醫持藥救療守愼上疏哀謝疏末陳戒六條云臣前日所陳立志之說誠能盡誠於此則其他要務即舉而措之耳臣猶有所憂者憂　殿下所務之如何耳務討文義訓解而不務求義理事實務察政事瑕纇而不務立治道治法務攬權柄而不務合於人心務循前例而不務斷以古義務悅諂諛而不務愛正直務喜才藝而不務重器識玆六者皆臣病中之過憂也　上嘉納　朝野會載

上　王大妃尊號曰懿聖　明宗王后

栗谷上弭災劄曰乙巳羣奸斬刈士類以錄勳神人

同憤者二十餘年而公論尚未發者以　殿下前在諒闇之中故也今者聖政維新百僚歸正則掃蕩姦究之窟穴扶護國家之元氣不在今日乎伏願　殿下勿為已定之說所蔽勿為紹述之論所誤快奮乾斷昭示天威悉削偽功追罪姦黨以此告于　宗廟社稷與一國更始此其為弭災之策　栗谷全書

九月校理李珥進東湖問答書　時湖堂賜暇讀書儒臣例呈一朔所製詩文大提學科次勸課珥在東湖因前課製東湖問答數萬言以進先論古今君臣國家治亂以及當今經濟之策條陳畢備　上深留

意省覽焉 朝野僉載

東湖問答曰 仁宗養德東宮休聞夙播億兆仰戴望之如雲一朝即祚四方響應啜粥面墨不忘號令而躬行之化已被於邦域矣羣賢仰恃聖明皆以為三代之治不久可復豈期昊天不吊奪我元后奸亮乘勢斬刈良善設叛逆之名以為陷穽士類之稍有知識者無能得脫乙巳之禍足以亾國而寶曆綿遠者良由祖宗積德之餘慶也志士之歎於斯極矣

明宗英達夙成少無失德而李芑尹元衡之徒壅蔽聰明賊誤國忠臣鉗口道路以目者垂二十年矣

天誘聖衷辨別是非元衡得罪士林興起庶見陽春復迴於蔑貞之後社稷不幸　先王捐劍元元喪考百神無主賴我今　上恭承遺教宅憂翼室受付畀之重協神人之望聖德日章衆職無闕此正志士有為之秋也當今國家之勢比如氣絕之人僅得蘇醒百脉未定元氣未復汲汲投藥庶見生道而或以為不用藥餌坐待自瘳或以為當投良藥而不知其藥之可用拱手環視不施一計則大病之餘風邪易中將必有不可救之危證以至於必死而後已也國家之勢其危如此內食之臣其可不惕然思有以救之

乎所貴乎去妄而進賢者只為除其舊弊布其新惠以救民生耳今也不然南家金安老李芑尹元衡誤國之遺弊未盡洗滌虐民之苛法未見改革而方且偷閑廢事無所建明若曹參之代蕭何則是舉一國而付之相忘之域矣君子小人其間不能以寸下民之困上天之怒尚何恠哉 右論我朝古道不復

又曰國初育才之盛遠勝前朝燕山之世任士洪懷不測之心始戕士林餘氣猶盛而殘傷于己卯尚有綿綿之息斬絶于乙巳自是厥後為善者相戒為惡者相勸若有一士頭角稍異論議稍正則得責於文

凡見擯於鄉鄰惟是含糊鶻突只貪富貴者乃能美食安坐以享祿位朝廷大小之臣非無憂國愛君之心而慄慄然以已卯乙巳覆轍為戒莫敢出一聲以助正氣但孤矩首鼠反助流俗而已此其不可為者也　右論當今之時勢

又曰客曰當今急務只在安民作人而已乎主人曰善哉問安民作人固今世之急務也但國是未定正名未盡則雖欲安民作人其道無由我朝自開國以来正邪消長固多反復而至於殄殲士林斬絶國脉則莫甚於乙巳之禍鄭順朋尹元衡李芑林百齡許

磁斯五姦者罪通于天必殺無赦者也　文定蹇淵于深宮之裏　明宗宅憂于幼冲之日外間是非何由灼見乎斯五姦者乘時謀利欲以殺戮之酷立其威以籍没之財富其家乃造飛語以罔聖聽設嚴刑以取誣服聚羣不逞之徒以張其勢舉一世之忠賢悉陷于叛逆之深坑又恐公議之不可終泯則乃作羅織之法若有街談巷議稍分是非者則輒加以庇護逆臣之名以參夷之典隨之竟謀既遂錄以衛社之功嗟乎　仁廟大漸遺教叮嚀　中宗嫡嗣只餘一人兄亡弟紹允合天人彼五姦者有何寸功當是

之時百僚戰懼萬姓悲憤宗社之不亡實是天幸也
近来五姦已死公議復發上自公卿下至詆隷莫不
慷慨欲食五姦之肉特　主上獨未之知耳客曰何
以明其　主上不知耶主人曰昔者郭公善善而不
能用惡惡而不能去卒以亡國今我　主上聰明睿
知卓冠百王若知五姦之罪則必赫然一怒誅于既
死而至今寂寞故以為　主上不知耳嗚呼羣臣之
事　主上可謂非至誠矣當今第一義莫大於正名
而不告　主上何耶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
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

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今者忠讜之臣斥
為叛逆姦慝之魁録為名臣名之不正莫甚於此為
今之計莫若暴揚五姦之罪奪其官爵盡削衛社之
勳悉宥無罪之人以此告于宗廟社稷頒教中外與
一國更始夫如是則上以慰 祖宗陟降之靈下以
安朝野憤惋之懷維新之政次第可舉矣客曰子言
固切於時務矣但 先王已定之事後王安可改革
主人長吁數聲曰流俗之見一至於此至治終不可
復也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好善嫉惡
者 明宗之志也勸善懲惡者 明宗之事也彼檢

邪之輩罔聖欺明縱售奸術於一時難逃斧鉞於萬
世今我　明宗旣昭於天其於奸狀已悉洞照亦必
震怒於冥漠之中欲假手于我　主上矣　主上其
將繼志述事以副　明宗在天之心耶抑將承訛踵
謬以悅奸亮地中之鬼耶嗚呼國是未定則人心易
搖正名未盡則善政難成若不掃蕩姦亮之囊橐扶
護國家之元氣則君子無所恃而罔盡其忠小人有
所窺而欲絀其惡國之爲國未可知也若如子言誖
以已定之事必以無改爲孝則昔者文王事商而武
王誅紂此亦可謂叛父之道乎客再拜曰善乎吾子

之說子說若行東方將見三五之至治矣主人退而記其說 右論正名為治道之本

九月李浚慶侍 上語及乙巳之事曰衛社之時善士或有坐死者其寃未合矣李珥曰大臣之言何可含糊不明衛社是為勳也其得罪者皆善士也仁廟禮陟 中宗嫡子只有 明宗一人而已天命人心豈歸他人哉姦兇乃敢貪天之功斬伐士林以錄僞功神人之憤久矣今當 聖上新政之初當削勳正名以正國是不可緩也浚慶曰此言則然矣但 先朝之事不可猝改珥曰不然 明宗幼冲卽祚

雖不免姦宄之欺蔽今則在天之靈洞照其姦矣雖曰　先朝之事豈可不改乎先是白仁傑每見浚慶稱李珥賢且才可薦用及珥於經席再折浚慶之言浚慶不悅謂仁傑曰爾之李珥何其言輕乎經筵日記

十二月冊朴氏為王妃上仝

[illegible]

庚午夏館儒請以金宏鄭汝昌趙光祖李彦迪四
人從祀文廟不允經筵日記
四月兵曹參判白仁傑上疏極陳五事以啓其一則
請革弊政二則請昭雪乙巳冒之冤三則請以趙
光祖從祀文廟四則請招李滉五則請致仕還鄉
上優奬以答下其疏于大臣使之議啓上全
白仁傑疏曰　殿下有敎曰昔者于公慟哭三年旱
今日不知幾于公慟哭乎因命疏放滯囚好生之德
溢於言表聰聆所暨孰不感戴第念宽有大小政有
緩急先其小而後其大務其緩而忽其急則所謂不

能三年之喪而緦小功之察者也今日之究孰有大於乙巳巳酉罪籍而今日之政孰有急於昭雪誣枉慰悅衆心乎伏願　殿下善推好生之心涣發作解之音乙巳巳酉籍沒之物悉令還給士林之名在罪籍者悉復職牒夫如是則忠魂感泣于幽冥士類興起於昭代國是歸正衆心可一矣士類之興國是之正固是急務云云　栗谷全書　栗谷代撰

五月領議政李浚慶等以白仁傑疏議啓曰疏中聖學做工招賢委任之事惟在　聖明省察而篤行之其餘陳弊則皆方今商確講究之事乃有司之務不

敢更煩　聖聽也觀其大意則欲昭雪乙巳己酉之冤枉從祀先賢於文廟而已乙巳之獄實多有可議之端然在今日似不敢輕議也己酉之獄最為冤枉誠可於恤從祀事仁傑之意指趙光祖而吾東方義理之學實自金宏弼啓之兩人從祀文廟誠無所愧聖教以為乙巳己酉非今日所當議而從祀廟庭不宜輕舉臣等不敢容喙然其事有如此者敢陳首末

自　上答曰知道　經筵日記

謹按大臣輔佐人主雖平居無事猶當竭誠匡救必使國事歸正而後已可也況變異非常上下遑

遑之際乎浚慶等以　前朝遺老為　主上所倚
重齒爵俱尊更無所希因此　聖上求言老臣陳
疏之時盡言不諱振起頹綱則人望洽矣顧乃含
糊未白至以不敢容喙為辭是何言哉大臣不敢
容喙則孰敢有發言者乎乙巳之事三尺童子皆
知其誣枉神人之憤久矣大臣之啓模稜未辨故
自　上亦荅之以知道無所可否嗚呼國是歸正
終不可塗也已　經筵日記

仁傑之疏既發乙巳之端衆情憤鬱咸以為冤枉未
伸致此旱災浚慶等見物議難抑乃率東西壁詣闕

請雪丁未己酉罪人之究削李芑鄭彦慤官爵猶未舉乙巳明日三司同發請雪乙巳以下究枉猶未舉僞勳經筵日記

謹按人臣事君有犯無隱乙巳之禍究通天地憤結神人僞勳不削無以正名今者大臣不敢舉乙巳三司不敢舉削勳使其不知則非智也知而不言則非忠也舉大事動人主者雖至誠貫石猶惧不格況以穿鑿之智瑣屑之誠欲以感悟 君上安得濟事乎宜乎僞勳之不能削也經筵日記

李浚慶上權輗書曰近日之事僕輩之所 啓請則

既得蒙　允矣但盡雪乙巳削奪僞勳則物議方緊勢不可沮遏將何以處之頃日吾輩固欲止之者非以死者為無冤抑策勳為實有功也但見上有　慈殿習熟見聞未易回　天而主上有難於處置之嫌故不敢容易開端今者憤鬱一開江河潰決難可以陳之姑待物論之愈久　天意之從違吾輩又出而論　啓請從物議乎抑令則一時俱出而並　啓乎何為而可合事宜乎僞勳之當削事理甚明宪枉之應雪義所當為今既發端不可不扶持正論伏惟台

請釋丁未己酉被罪人　啓辭曰臣等將丁未己酉
兩年雪寃之事累日啓達未回　天聽惶恐愆越不
知仰喻第此丁未之人其於乙巳獄事了不干涉只
爲一時權奸所嫉牽連陷入及其議罪之際無所挽
摸指爲枝葉而分竄矣至於丁未驛壁之書姦凶未
洩之毒於此大肆恣行誅殺厥後同干網漏之人多
蒙恩宥至有立朝之人其死人等皆姦凶挾憾者也
姦凶若延數年之息則豈有遺類乎幸賴　明廟晩
年悔悟之端累形於辭色姦凶已死之後特蒙寬宥
至於　主上即位之初繼述先意皆被　召用也臣

等所究痛者被罪與　召用者皆其時同輩而生者
復見天日死者含冤泉壤更無伸雪之時其究屈之
魂豈不足以感傷太和乎物情之憤激非止於此而
臣等叅酌折中摽取其事之顯著易知者而嘗啓之
耳至於己酉之獄則尤其微乎微者當時誣罔横罹
之狀至今愚夫愚婦皆能知之　明廟在天之靈亦
必蹙頞於冥〻之中少無可疑之端何以為　先朝
之事而疑難乎大抵天人一理感應無端凡有施為
必念　上帝之臨人之常理也臣等安敢故引天變
欲恐動　上聽而為之辭乎要盡人為而天有不應

者亦或理之常也豈可以一事之不孚盡棄常理之天乎今此兩年之冤以事以理而推之其召變異之来必然無疑其在　仁聖之朝理當昭雪此乃天理之當然則天道在於其中矣又欲援引沈銓之事以拒言者竊恐　聖學之功猶未瑩然於天人之理也請加三思快釋冤枉臣等俱以庸才老劣之人竊居台鼎之位雖極汚下敢將虧損　國體有憾於　先王之事仰煩　天聽乎願加省念以荅輿望謹　啓

東皐集

又啓曰臣等伏承傳　教不勝惶恐震越之至當

明廟悔悟之機臣等雖不敢盡言彌縫規諷固非一
弁而權姦遺孽布在朝廷隨事周防故一時公論憤
鬱於下而不敢發也今將究憤之情仰冒 天聽者
實遵 先王未盡之餘意仰恃 聖明弁造鴻基萌
此伸雪之計使 先王之德益光於緒述之世也安
敢揣餙非實之言上負 先王在天之靈下欺 聖
上孝思之心乎至於乙巳之事臣等非不欲極陳論
之也但以此等兩年之事尤為明白昭著在今晃流
之聡易於開釋而又不切害於 先王之事者故抽
出而 啓之耳 即位之初 垂簾之際固當極陳

其首末解釋其究枉第緣　聖上繞登寶位國事未定故微露其端遽止其議者欲待　踐阼既久明習國政事之是非人之情僞無不周悉然後從容啓迪以冀　聖衷之自斷耳今若發自　宸衷啓陳　慈殿喻之於道渙發　德音快從公論則羣臣萬姓將鼓舞於　兩聖仁孝之天國脉益以扶植　聖化因以浹洽豈有妨礙於　先王者乎臣等不勝惶恐之餘猶有所蘊不敢自隱敢冒雷霆之威以畢其說惟　願　聖明深察物情事宜謹　啓　東皐集

栗谷擬陳時弊疏第六條曰雪誣枉以快衆心夫天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是故民心悅豫則和氣
致祥民心怫鬱則乖氣致異當今民心之怫鬱者
殿下亦嘗忖度而得其情乎天下古今之究枉莫大
於乙巳諸賢臣今悉陳則日力不足請言其略　中
廟末年尹任與尹元衡不協有大小尹分黨之說
仁廟既立無嗣　明廟是貴人之弟元良之望不在
他人特　仁廟初立未及正位儲副耳當是之時雖
愚夫愚婦孰不知　明廟當為　仁廟之嗣乎一朝
禮陟膺圖承統天人之意得矣豈有異議哉群凶乘
時肆毒不計宗社安危徒以軋怨射利為事其意以

為不以叛逆為名則無以熒惑　上聽刼制朝廷故乃造飛語以動宮掖設嚴刑以取誣服又慮只治大尹之黨則恐士林不服清議不息故多引知名之士加以逆黨之號以參夷之典隨之舉一世之忠賢悉陷叛逆之深坑羅織日熾煅煉日酷百僚鉗口道路以目宗社之不亡實是天幸也嗚呼李彥迪之賢已達于宸聽泮宮諸生至以從祀為請則此豈黨逆乎舉此一人可見諸賢之枉也乙巳之禍國家所未曾有也羣凶已死公論漸發　明廟末年有意昭雪而竟未果焉　殿下初立　慈殿遵　先王遺意徹示昭

雪之旨朝野懽欣庶見國是歸正而需恩中止輿情未慊嗚呼小人之誤國亂政者只得售姦於一時無以欺明於後日而乙巳羣凶尚得鉗制衆口于既死之後使吾 聖主不得洞照其姦狀臣窃痛焉神人之憤歲久益深 列聖在上於昭于天想必震怒欲假手于 殿下矣近日白仁傑稍發其端而後無繼之者可見朝廷循默成習無謇諤之風也已酉之禍實因乙巳而發年少狂童憤其又被罪時出怨言乃遣天倫之變適值姦凶方欲立威之際遂成大獄廣殺無辜至今思之腐心墮膽也大臣既以已酉為可

雪矣已酉可雪則乙巳不言可知矣卒領議政沈連
源是臣祖母之從母弟也臣祖母生時往連源家連
源初錄衛社之功與其妻相對而泣祖母生時語臣
曰功臣大利也沈公乃泣可謂賢哉臣少時不忘其
言到今始知連源雖被削錄功而實知諸賢之非罪
故潛傷如此也乙巳之冤天神鑒于上地祇證于下
臣若妄言則叛逆之罪宜加臣身伏願 殿下垂恩
於枉死之賢赫怒于搆禍之奸特命一切昭雪給其
職牒還其籍沒其時擅權之姦凶悉奪官爵因削衛
社之勳以此告于宗廟社稷與一國更始夫如是則

上以慰　祖宗陟降之靈下以洩朝野久鬱之憤人心胥悅天意亦回矣昔者宋神宗觀鄭俠之畫命罷新法民皆忭舞久旱得雨今日安知不有如此之應乎 栗谷全書

五月甲午弘文館始舉削勳之議臺諫避嫌後還就職自是三司及舉朝皆請削勳 經筵日記

庚午四月先生拜校理與同僚請削偽勳一時名賢大臣亦或難之而先生獨抗議不撓玉堂四十餘劄蓋皆先生筆也 栗谷年譜

玉堂論乙巳偽勳劄曰伏以叛逆天下之大惡也其

為人也必誅其在法也固赦凡為臣子者生當為不共戴天之讎死當結萬世同憤之怨嗚呼苟非亂臣賊子之徒則孰敢有一毫庇護逆臣之心哉惟其叛逆之名出於誣罔衛社之歸生於樂禍忠賢受叛逆之罪由憑錄衛社之功故萬姓不敢言而敢怒怨憤之氣徹天徹地焉耳今者衆怒之積如久壅之水不決自潰公論之發出於國人不可沮遏則順輿情定國是正在今日而自 上留難至此者良由 殿下於姦凶之情狀尚未洞照只求其名不求其實耳臣等雖已陳達猶未詳盡今請溯其源而極言之在昔

中廟末年　仁廟在東宮而尹元衡兄弟與尹任搆陳衛怨日深於是有大小尹之說識者已知其為禍胎矣元衡與李芑等潛謀秘計無所不用其極只為報怨之術不顧宗社與亡　仁廟即作元衡等乃造不測之飛語嗾罔　文定驚動　明廟每以為大禍朝夕將起當是時也　文定深居內殿　明廟方在冲年外間之事何由灼見茲不能不動於邪說而尹任叛逆之名肇於此矣及　仁廟大漸丁寧授受　明廟以嫡統介弟入承丕緒天命人歸名正言順如白日中天億兆咸覩孰敢有一毫異議於其間哉只

緣元衡與李芑等挾憾煽毒將殲善類鼓無根之說
搖動宮掖脅制朝廷尹任固為机上肉而柳灌柳仁
淑皆與李芑有嫌故但得大罪猶未敢加以叛逆之
名鄭順朋以陰譎叵測之人欲畜大利誣飾進疏敢
欺　君上于白日之下凶謀既逞大禍斯作夫以尹
任麁鄙無狀濫侍宮禁之罪誅之固不足惜而叛逆
之事實無形迹罪非其罪矣況柳灌之盡心國事柳
仁淑之好善愛士者豈有毫髮疑貳之端哉三人既
死無可推問林百齡知尹任之婿李德應輕躁恟弱
可怵以威遂誘脅百端約以免死彼德應之愚妄冀

其苟活胡言亂語莫見端緒群妄捃摭其稍涉不道者定為叛逆之律此以一人之亂言斷其大獄也夫三人之罪誠是叛逆則當推鞫得情明示典刑夫誰曰不可今也不然始則或逮或罷次則竄謫次則賜死終則梟首夷族不問其情不取其服自古未聞討叛誅逆之舉迂回不明若此其甚也至於瑠之被訊也酷加淫刑極其慘毒瑠不勝其苦欲誣服速死而不得其說推官教之乃得取拍鳳城之死出於金明渰之讒口壁書之禍生於鄭彥慤之毒手忠州之獄始於同氣之鬩墻成於元函之鍛鍊紛紛告變者不

知其幾此由罔蔽　君上羅織忠賢究痛極天舉國之人莫不知之故元兇恐其姦狀發露欲以戕殺之威鎮定國人於是貪功嗜利之徒希旨生事此所以告變者接踵而善人無孑遺矣彼誅叛臣也則既誅之後人所同惡衆心帖然矣奈之何清議日沸人情不服必大加誅戮芟刈士林然後僅能鉗制萬夫一談之口使之不言耶夫以　明宗大王之恭儉愛士少無失德而臨御二十餘年天心未豫災異荐臻水旱極備厲疫頻作日月薄蝕星宿愆忒盲風怪雹暴發無時桃李冬華山冢崒崩其他虹霧雷震之變草

木昆虫之妖史不絶書迄于　殿下變怪尤酷殆無虚日夫孰使之然哉豈非大寃未雪傷和召沴以至此極哉　明宗末年天誘　聖衷惕然覺悟漸啓伸雪之端弓釼忽捐睿志未就　垂簾之日克遵遺意人皆引領而望庶見天日還昭而恩霈中止此亦機會未發而然耳今則舉國之人同然一辭願雪忠賢之寃食姦兇之肉此豈非辨誣誅姦之一大機會乎明宗末年覺悟之意皎如日星　慈聖垂簾伸雪之恩盎如春和在今　殿下不過遵先志奉慈衷以終其事耳何所未燭而遲疑至此乎嗟乎廟堂老成之

相孰非　先王之股肱乎朝著夙夜之賢孰非　先王之臣子乎　先王仁深澤厚臣庶感戴有如天地父母一朝昇遐攀號莫及喬山宿草淚痕纔晞若使乙巳之人稍有可恕之跡則今日為何等時而乃欲伸雪如此其汲汲耶為人臣子者乃捨沒世不忘之先王而欲庇叛臣地下之朽骨天下之理寧有是耶若　殿下終閟俞音則此以叛逆待乙巳之人實為叛逆則是今日滿朝衣冠捴污黨逆之名舉國之人無非亂臣賊子之徒也豈不痛哉豈不苦哉此臣等所以不勝太息流涕繼之以痛哭也目今公議否塞

人心汹懼如沸如羹罔有攸届今日之勢若非盡雪無辜悉削僞勳則終無以鎮慰衆情肅清朝綱是非未定倚伏無常國之存亡未可知也噫奸兇盛而士林動輒搆禍者為日已久削勳二字人不敢出諸其口豈非積威所劫心膽墮地而然哉大臣引而不發兩司言而未盡臣等忝在論思之地亦不免趑趄唲嚅今始盡達臣等之罪大矣伏願 殿下深思快斷先責群臣以不能盡言之罪然後亟發俞音乙巳以來無辜之人悉復官爵還其籍沒奸凶之輩悉奪官爵因削僞勳告于宗廟社稷與一國更始上以繼 先

王未伸之志下以雪群賢九泉之冤毋使一國臣民盡汚黨逆之名宗社幸甚生民幸甚 栗谷全書

七劄伏以冤痛不可不伸玄慝不可不誅偽勳不可不削舉朝力爭久而益激 天聽邈然峻拒日甚反覆思之未曉其故豈不以辭不盡言言不盡意以致天鑒尚未洞照而然歟臣等請枚舉當時之事明其誣罔之實伏願 聖明試垂察焉當初搆禍之時尹元衡簧鼓邪說欺罔 文定下密旨而亦不顯言叛逆之狀鄭順朋李芑林百岭等陰囑兩司欲罪尹任柳灌柳仁淑而兩司長官閔齊仁金光煜則欲隨其

指嗾其他臺諫持正議不撓於是凶黨相顧罔知所措林百岭乃倡告變之謀夫叛逆天下之大變也當聲罪致討使人心曉然知其極惡罔赦可也安有潛謀秘議陰囑兩司之理而臺諫亦人臣也安有食人之祿而欲護逆臣之理乎此其為誣罔之證一也忠順堂入侍之時李芑進言曰尹任多有不自安之心柳灌柳仁淑亦有形迹因議其罪竄任罷仁淑遞灌彼誠叛逆則李芑於任等有何畏忌而不明言其叛狀乃以不自安有形迹為辭乎此其為誣罔之證二也大禍之作專出於順明之一疏〻中誣飾無所不

至而今按疏辭則論尹任之罪者不過丁酉之事也且順朋既知任等之不軌則何不於忠順堂悉陳之而迟疏如此乎忠順堂入侍跟上疏之時只隔六日六日之間既罪之人乃謀不軌乎此其為誣罔之證三也元衡既以飛語棨惑　文定而又造謗書以誣恭懿至今臣民尤不勝痛骨之至惟我　恭懿王大妃　聖神之配妊姒之傳尹任縱有姦計　恭懿王大妃當不顧私親舉義討賊之不暇安有反私為謀與之交通之理乎此其為誣罔之證四也凡定罪之時雖雜犯死罪必窮推得情結案取招然後乃正典

刑況治叛逆之賊乎任與二柳之死也不問其情不取其服此不過速殺掩口以秘其邪術而已此其為誣罔之證五也瑠之逆名始於尹元老之亂言當其時也　中廟在位　仁廟在東宮尹任雖無狀豈有捨此　二聖而豫附他人之理乎且瑠年長於　仁廟十四年豈有以瑠為　仁廟嗣之理乎此其為誣罔之證六也當　仁廟大漸之時尹任之入侍大內固有罪矣但當日正統之傳無毫髮異議若使尹任欲行奸計則宮中耳目不為不多豈無形迹之可見者乎傳授之時既無異議而乃以德應之誣服斷以

叛逆並及無瑕之兩柳此其為誣罔之證七也治逆討叛王法之至嚴者也當揆大義以訊其情安有潛行誘脅以取誣服之理乎德應之被訊也林百岭甘言于外宋世珩詐泣于內使愚妄之人信其利口欲以陷人之功苟免其死此其為誣罔之證八也許磁閔齊仁初附姦山欲取富貴而及其羅織日熾煅煉日酷以錄偽勳之後自知不免小人之歸方始悔悟漸與奸山不合遂得重罪齊仁則至於削勳山黨之中亦相矛盾況一國之公議乎此其為誣罔之證九也李彦迪權橃皆伸救任等者也山黨以二人並錄

于勲籍者欲援引名賢以欺士林也檄之録功乃在書啓之後尤為無理安有伸救逆賊而得叅勲籍之理乎小人之欲借重於君子者於此可見矣二人之録勲固非本心而守正奮忠伸救不已竟陷姦穽幾至赤族朝録其功暮治其罪録之削之惟其脳臆此其為誣罔之證十也沈連源素不與於邪議而元衡等乃曰必以連源並叅功臣然後勲籍乃固連源心恥其非外畏其禍不敢力辭録功還家與其妻相對而泣夫衛社之勲果實不虚則安富尊榮自有山河帶礪之固何必強援外戚為長久之計乎此其為誣

罔之證十一也亮威雖酷清議不滅街巷之間言或稍正則輒加庇護逆黨之名至於柳堪只以武宣寶鑑不必印看之語流謫遐裔幾死復還夫好善惡惡國人之所同然也何忍以淫刑鉗制然後乃息國言之罔乎此其為誣罔之證十二也陳其大槩雖止於斯其他可證之實難以悉舉天地神祇昭布森列臣等雖無狀待罪近密之地安敢以一言一辭上誣天聽乎 殿下欲非公論而不得其說乃以姦凶所為諉諸 先后又以瑤之在逃為可疑臣等請明其不然也嘗參之不殺人其母灼知而告者至三則不

免投杼　文定王后當主少國疑之除處分國事其苞桑之計宜無所不用其極而灌莽之見信既非胄參之比奸凶之浸潤膚愬者不止於三人則　文定之被欺固其理也若以此歸咎於　文定則豈不痛甚乎　文定在天之靈亦必有未安之慷矣　殿下何為發此言乎瑠之在逃則非他計也元老之揑造惡言固非一日而尹任既誅則瑠之必死雖三尺童子亦可知也知其必死而順受正命者士君子之所難也豈可以此責之於一無識之宗親乎好凶既以飛語成罪又以誣服定律瑠之誅殺亦可悲也目今

天灾時變近古所無而舉國洶洶罔有攸届臣等之竭誠不已者不特為人心世道計也欲為 先后洗其被欺之羞欲為 先王雪其同盟之辱欲為 恭懿殿伸其受誣之枉 殿下雖不念人心之渙散世道之敗獨不念 先后 先王及恭懿殿乎伏願殿下更加三思焉 奏答全書

十六劄伏以臣等伏覩 聖批曰大臣之言猶且不從況其下者乎臣等不勝缺望之至自古人君之拒諫固非一端大要不明是非而莫適所從耳是非苟明則未嘗有舍是取非自趣亂亡者也其言是則葯

莞之言不可不擇其言非則卿相之言不可苟從今日之事若　殿下不明是非也則當親問大臣詳諫及覆論詰明於歸一可也不當先以不允之意確之于中不問是非只為牢拒而已也嗚呼國人之情平達于冕旒婦寺之謗莫干於天日　殿下何所取信而必欲使是非倒置乎順者伏覩　聖明荅翰苑之批曰謀叛之狀衛社之功皆載於武定寶鑑若然則　殿下之所信只在武定寶鑑而已夫續武定寶鑑者姦凶欺罔　聖母極其誣飾羅織成書無有餘巧自謂無瑕可指可傳萬世者也雖然今見其書疵隙百出難

掩其僞適足為識者嗤笑而已古人有言曰直者操
筆不待累讀之如破竹橫斜反覆自中節目曲肴
雖使假辭於子貢問字於揚雄如列五味而不能調
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信乎斯言也臣等不揆他說
請以武定寶鑑所載明其虛僞伏願 聖明試垂察
焉當初忠順堂入侍之日李芑進曰尹任多有不自
安之心柳灌柳仁淑亦有形迹洪彦弼曰任可寘仁
淑可罷灌可逐衆議皆如此申光漢曰危疑之際不
可不鎮定人心任等之罪豈可擬酌李彦迪曰事必
光明正大不然恐有士林之禍彼三人者誠是謀叛

則李芑順朋等何不直言而先漢彦迪伸救若此乎自古未聞誅叛討逆而禍及士林者也此其爲虛僞之端一也越二日加罪三人之時順朋曰任包藏禍心罪固不赦若至依律恐其太重灌與仁淑陰附尹任謀危宗社其罪極重而事涉疑似恐不可以一律斷之夫包藏禍心謀危宗社者極惡大罪在法罔赦春秋之法尤嚴於治其獄與則順朋於彼三人有何愛惜而救護如此乎此不過構造虛言驟加大戮則人情駭怪莫可鎮服故欲以浸潤之術漸致重典耳此其虛僞之端二也權撥社稷之臣也書格之辭皎

如星日　殿下試垂睿覽則可以想見其為人矣檄之伸救如此其至而反錄于勳籍此小人欲假君子以服人心也自古安有伸救逆賊而得為功臣者乎此其為虛偽之端三也順朋因檄之啓而發怒乃上誣罔之疏大禍斯起夫順朋之疏未上則尹任只為不自安之人灌等只為稍存形迹之人而已順朋之疏既上則三人乃為締結謀叛之賊順朋早知三人所為則何不於面對之日盡言不諱而反欲救護乎且廷議不然而順朋之疏獨如此則當使順朋與三人對辨取服定罪可也今也不然獨以順朋之疏為信

而不問三人謀叛之狀朦朧賜死此其為虛偽之端
四也順朋之疏極其誣飾固為巧密而其論尹任之
罪則只舉丁酉之事且曰陰圖不軌而不能言其不
軌之狀所謂不軌者何事耶知而不言則順朋亦有
罪矣不知而言則其為誣罔亦明矣此何異於以莫
須有三字斷岳飛之罪乎此其為虛偽之端五也順
朋所論柳灌仁叔之罪尤無指的之處灌則以有當
立何人之說仁叔則以有默然不悅之色自古安有
見其辭色便指為叛逆者乎且順朋則曰柳灌與首
相附耳相語曰當立何人尹仁鏡則曰與林百齡會

坐時柳灌入来曰稟宗社大計言既有異日亦不同
姦黨合謀之說自相矛盾乃如此〻甚為虛僞之端
六也謗簡之說上誣　恭懿至今思之腐心痛骨
文定為元衡所欺罔不能不致疑於　恭懿元衡之
罪可勝誅哉若非　文定以慈愛扶護則事且不測
矣　恭懿之塞淵寧有交通尹任陰秘內謀之理乎
此其為虛僞之端七也順朋之疏既上竄罪三人之
時林百岭曰三人自慷危懼反有患失之心則其漸
將無所不至百岭既參元勳得炳幾之歸則三人不
執之狀宜無所不知何不明言其叛狀而乃以患失

之漸為辭乎人臣之患失雖曰有罪若悉取世上之鄙夫而誅之曰汝有患失之心將無所不至則世上之人得免叛逆之罪者幾希矣此豈理耶此其為虛僞之端八也錄功之時或以告變或以入侍或以承旨或以史官此則有言可執矣至如尹元衡韓景祿林九齡萬年寶城副守尹敦仁崔彦浩鄭磏申秀浧等一事不載一言不現而乃參勳籍何耶此不過或以潛通宮掖或以交結姦凶而已誅討叛臣若是實事則元衡等之所為無非出於憂國之誠心何不顯錄其事使後世曉然知其為大功耶惟其魑魅鬼蜮之謀

罔　聖欺明不可示於後世故錄其名而閟其迹此其為虛偽之端九也金明亂貪功樂禍希旨生事誣啓屼瑠之事挑生大亂之階夫三人若有推戴屼瑠之謀則順朋之疏面對之時何不一言及此乎三人既死無可推問之時乃造無形之說此其為虛偽之端十也安世遇誘脅任家之老婢以中姦凶之欲以遂徼幸之計乃曰若問毛獜則情狀可知夫尹任雖無識非不辨菽麥之人也謀叛莫大之事也乃與老婢相議乎此其為虛偽之端十一也世遇又曰任陰謀秘計鄭淑儀婢內隱難知之此言尤為無理謀叛

之事雖父子之間不敢輕說鄭淑儀婢內隱難於任為何如人而乃知任之陰謀乎其他從伊玉梅香頓一之類皆迷暗女子也任非病風喪心狂言亂走者也欲舉大事而乃與此等女子說其懷抱乎此其為虛僞之端十二也群凶所恃而崔躍者只在李德應之供而今擬供辭自相乖戾者甚多孟緣畏死求生胡亂說道故也今舉其一二則德應曰任謂自　上凡事皆議決於大臣吾門可保五六年無事又曰大行王昇遐後　大王大妃遣內官勸粥於任及汝弼任曰我侍病入內必以我爲不測而終無異議

傳位于　主上是必感喜而然也心甚自安又曰任欲通於灌仁淑而臣曰安知灌仁淑以父為無狀而反害父也任曰果然如此等說或以尹任為心甚自安或以灌仁淑起任之無狀則與所謂與灌仁淑共謀者何其懸絶耶且只稱其共謀而終不能言共謀之為何事則可見其誣服也此其為虛僞之端十三也假使三人共謀不軌必有實跡辭證歸一然後乃可依律定罪今也不然玉梅香之供則曰瑠到任家任坐庭中語瑠曰汝當立矣從伊供則曰七月初三日任謂與義曰欲立鳳城君與義供則曰　仁宗大

漸時又任言鳳城君若以問安入內即使傳位則孰能禦之瑠之供則曰任欲議諸朝廷　主上為上王將立臣或鳳城矣前後各人之招互相逕庭一至於此尚可謂之辭證歸一乎此其為虛偽之端十四也姦兇手自粉澤之書其謀妄乃如此雖欲信之不可得也況當時目覩之人孰不慷憤含悲欲言而未言乎今之卿相多有目覩者而　殿下不信其言乃信姦凶所造之書抑何意耶奸凶一時說可以取信於後世則是司馬光永為奸黨朱子永為偽學唐之羅織經可為用法之程式矣天下寧有是理耶嗚呼

文定扶翊　聖主欲定邦家其好生愛士之念寧有紀極哉其教曰予之欲定人心豈偶然哉又曰不欲傷人是予本意生禍士林非所起也以此觀之　文定好生愛士之本意昭然可見惟時元衡順朋李芑百齡等左蒙右蔽前遮後擁必使日月蔵光乾坤晦盲而後已敢冒之罪擢髮難數今若不削此勳不焚此書以暴　先后之本意則天下後世將以血肉士林濁亂邦家為　先后盛德之累矣臣民罔極之痛窮天地而未解也　殿下獨不念及於此乎伏願　殿下取武定寶鑑參以臣等之言反覆相證臣等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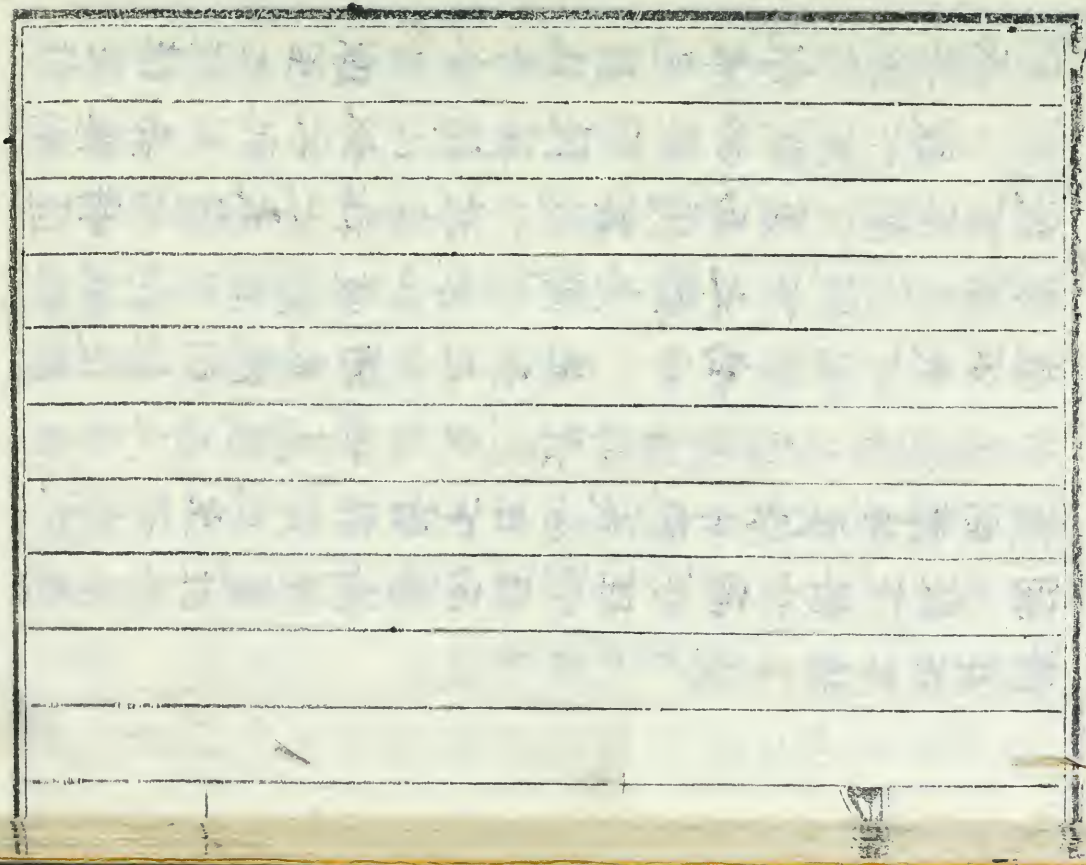
言若有差謬則當伏欺罔之罪如其不然則快順輿情以定是非不勝幸甚 上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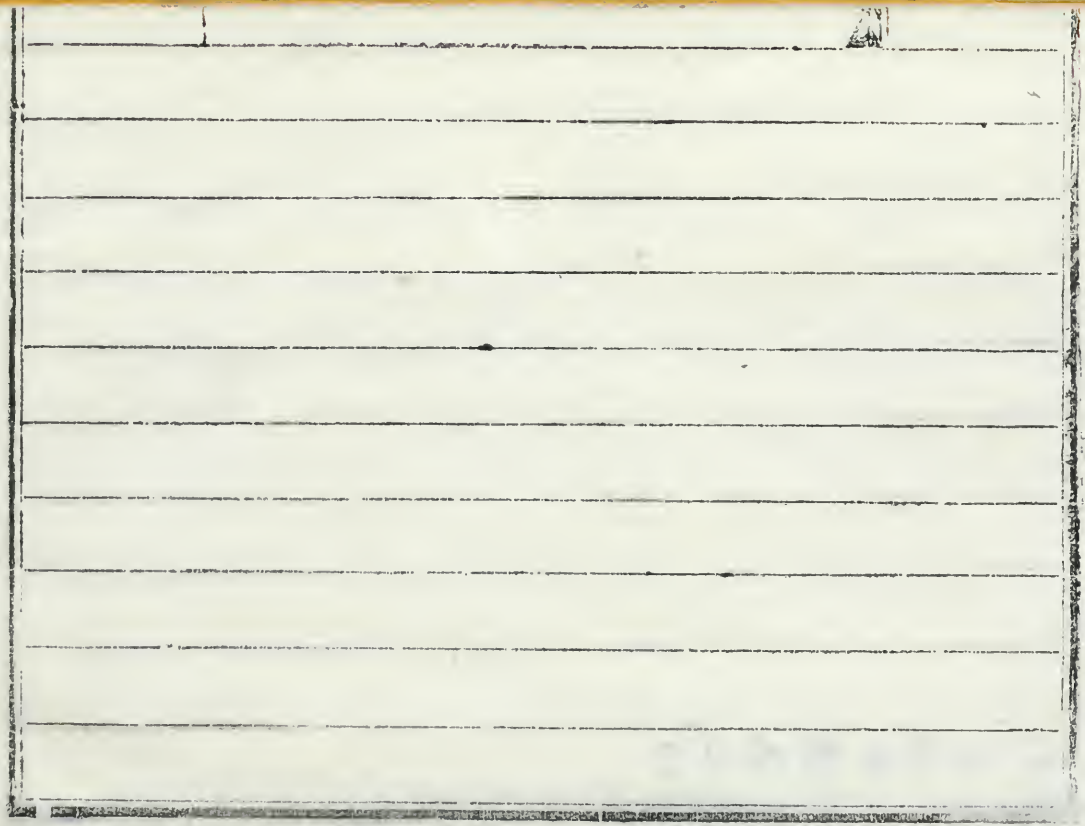
四十一劄伏以人君之急務莫先於明理〻苟明矣則是非好惡咸得其正如燭照而權稱矣理有未明則是其所當非〻其所當是好者未必善惡者未必惡終至於安其危利其災樂其所以亡者矣明理之後又以善斷為貴如或知其是而不盡好之〻道知其非而不盡惡之〻道則無貴乎明理矣今茲乙巳之事全出於姦凶而反為 先朝之玷汚故羣臣之瀝血哀吁者無他為 先王也利源不塞四維墜地

將無以為國故群臣之誓心極論無他為國家也夫
群臣受 先王天地父母之恩其慷沒世不忘之心
者誠固至矣 殿下之追慕 先王則尤切於群下
矣群臣之嗳君憂國必欲措一世於泰山之安者志
固至矣 殿下之勤念國家亦尤切於群下矣夫以
殿下追慕 先王之誠聞奸凶之欺罔我 先王而
不以為怒聞奸凶之侮慢我 先王要以盟誓而不
以為恥聞奸凶所煽之禍濁穢我 先朝而不思所
以洒之其視 先朝之受辱如秦視越瘠漠然不動
乎中則非 殿下之追慕 先王不及於羣臣也窃

恐理有未明而是非好惡不得甚正耳假使有人欺
罔 殿下則 殿下必罪之侮慢 殿下則 殿下
必誅之而於 先王之事乃不顧念則是 殿下之
為 先王不如自為也豈不大可痛哉且以 殿下
勤念國家之志見利源大開以成遺君後親之俗將
無以振起四維而不以為憂見公論壅塞人心憤悶
將有土崩瓦解之勢而不以為恤見變異疊現饑饉
荐臻政荒民流無以保邦而不思正名畨治上荅天
譴下慰人望而如安寢於積薪之上不知火之將至
則非 殿下之勤念國家不及群臣也竊恐理有未

明而安危治亂未見其非耳今者戚里之越法妄詐則　殿下不問曲直而從其請內奴之犯科希恩則　殿下不問可否而復其役乃於宗社之大計當時逢衆則是　殿下之顧念國家不如愛護戚里內奴也豈不大可惜哉嗚呼　先朝之垢汚未洗則雖使謹於參嘗嚴於齋潔皆非孝之至者也為政而正名未盡則雖使良法日施美令日下皆非治之至者也伏願　殿下格物而明理明理而善斷使是非好惡咸得其正不勝幸甚　栗谷全書





乙巳消長録卷之四

五

縣

四